

雲山霧沼

歌川的著



耿小的著

樂趣滑稽
遊戲小說

雲山霧沼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民國三十七年十月版

雲山霧沼 全一冊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著者 耿 小 的
發行者 劉 彙 臣
出版者 勵 九 出版 社

分售處

.....◆☆◆.....

青島 北平 漢口 南京 蚌埠 廣州 徐州
莘縣 楊梅 洪益 敦貨 民城 彭
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五號
新明書報社 新華書局 青島書局 大華書局 三山書局 興華書局 普文書店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樂趣滑稽遊戲小說

雲山霧沼目次

耿小耿的著

第一回 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回 八戒大鬧游泳池……………二四

第三回 孫行者活擒邦總匪……………四三

第四回 沙和尚溜冰花樣翻新……………七二

第五回 孫行者大戰金剛與人猿泰山……………九五

第六回 三聖又折回東土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樂稽滑稽小說 雲山霧沼

耿小的一

第一回 行者八戒沙僧再降世

話說公歷一九四七年，地球的人類，大起爭端，殺聲不但震地，而且撼動天庭。玉皇大帝前，已經有好多神仙上了奏本，第一個是土地爺，他說地上人間，越來越兇，都跑到地裏過生活去了，漸漸的把地都挖了窟窿，一百多尺深，挖成地道，在地底下跑車，山更不用說了，都鑿成洞，甚至怪好好一座山，弄成兩半，通起大河來。我土地爺簡直管不了。現在連妖精都跑得沒地方躲了，人類簡直鬧的不像話，土地爺奏完了，龍王爺也上奏摺說近來的人類可了不得，把妖怪生靈，全都趕跑，這還不提，現在簡直弄到神仙頭上來了，我龍王招着誰了，他們竟找到我頭上來，弄個大鐵船，竟沉到海底，把我的龍宮都壓塌了，水兵水族，四散奔逃，我們先還以為是齊天大聖那猴子作怪，後來一看，敢則是人類。他們在我的龍宮左右，放了大鐵爆竹，兵族碰了，立刻炸起來，震得我搖幌半天，三天不省人事。這我不能待了。龍王爺奏完了，太白金童也上奏摺本，說有一天忽聽腳底下轟轟轟的，不知

是什麼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人類。坐着鐵鳥，在天上亂飛，有一次還差一點兒衝進南天門，可了不得，再要不彈壓他們，他們就要跑到天上來了，太白金星奏完，各神仙都來奏稟，共有一千五百位神仙，都說人類猖獗，沒法可管，玉皇大帝一聽，急皺龍眉，說道：「從前孫行者大鬧天宮一次，現在歸了正修，地上又是誰來作怪？派誰去彈壓去好？」大家默默相覷，誰也不言語，這時，跳出一位神仙來，跪在階前，說道：「臣老孫願往。」大家一聽這不倫不類的口氣，就知道是孫行者。玉皇大帝道：「你去不得，你好殺生。動起脾氣來，把我臣民全都殺了，那不成。」孫行者道：「已成正果，絕不殺生，憑我老孫本事，把他們都弄服了。」衆神也說：「只有他去得，地上九洲他都走遍，去着合適。」玉皇大帝道：「那麼還得有人同你。」孫行者道：「還叫我那二位師弟，八戒和沙僧同我去吧。」八戒在旁搖頭道：「師哥啊，我不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爲什麼不去？」八戒道：「他們好厲害，俺曾偷着下過一回塵世，他們把俺捆起來，放在鐵檻裏，把俺叫作佛化豬，天天拿手絹擦我的眼睛，擦得我到現在還不好受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呀，你私下塵世，該當何罪？趁早同我去，不然非治罪不可。」八戒連忙跪倒，說道：「俺去俺去。」沙僧自然也無問題，衆神見他們三個下去人間，自然喜歡，如此天上還可以清靜一時，議畢之後，三人退出來，商議怎麼降世管理民衆，行者道：「猓子，你曾經去過

人間，現在人間都成了什麼樣子。大唐國還是那位皇帝嗎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不是，換了八百多個了，現在大唐國也不叫大唐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我們怎麼找呢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跟着俺走吧，走到了算。」說着他們便駕雲到下界來。行者站在雲端，手打涼篷往下一看，只見各處都起着戰爭，山野精靈，都無處逃竄，那人死的太多了，尸體盈野，好一場大廝殺，行者看了爲之色變，說道：「哎呀；想我老孫當年大鬧天宮，也沒有死這些人哪。」各處狼烟滾滾，幾乎沒有一塊乾淨土了。行者嘆氣道：「這真是浩劫；真得救救他們。」他們一邊在雲中走着，一邊往下看着。天黑上來，地下模糊，看不甚清了。行者道：「我們下去走吧。」八戒道：「下去別叫他們捉住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們全變成人類模樣，不是正好嗎？」他們正說着，只見由地上射出許多光來，真是霞光萬道，好不耀眼，行者忙道：「獸子。這是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這是什麼探照燈。」行者道：「怎麼這麼亮？」話未說完，只聽下面咚咚咚咚放開了砲，那砲彈就在身旁炸開了。行者道：「哎呀不好，快走！」話未說完，一個高射彈，在行者臀下炸開了，幸而行者是太上老君的煉丹爐裏煉出的金身，沒有炸碎，可是把行者打了幾個觔斗。行者道：「好厲害：快跑！」他一個觔斗折出百十里地去，八戒和沙和尚也都趕來。行者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？他們用的是什麼法寶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我在

大唐國還沒看見過呢。他們正說着，只聽老遠噹噹的有一種聲音來了，越來越近。行者手打涼篷一看，有百十多隻大鵬金翅鳥，接連的飛掠而來。行者道：「快扯出兵器，先叫他們吃老孫一棒。」說着，從耳朵裏，拖出一個針來，迎風一幌，立刻變成一根金棒，八戒和沙和尚，也各扯出兵器來，等着妖怪前來，準備一場廝殺，八戒道：「哥啊，你看他們可多呀！」行者道：「來它幾千幾萬，也不是老孫的敵手。」這時，那些鳥飛得快近了，真怪，這時他們才看明白，上面坐着人，孫行者這回是頭一次看見人類，因為離着遠，還看不甚清，行者把棍一背，攔阻去路，他想臨到切近，一一拿棍子都給打下，可是誰知還離着老遠，就見這大鳥向自己低頭行禮似的。唧唧的響起來，跟着許多許多的彈子飛來。這種東西，射到身上馬上就是一洞，幸而孫行者身體是煉出來的，打在身上進不去，可是碰在猴毛上，就要燒胡了幾根。行者大吃一驚，八戒嚷道：「不好，哥啊，扯活吧，咱們夠不着他們，他們就吐出丸子來了，」正說着，那些大鳥都圍上來有的吐出黑雲一般的烟，行者就怕烟，他說：「師弟跟我來吧！」他剛說完，八戒的大耳朵上，中了一彈，打了一洞，八戒道：「好痛！」說着架着黑風跑下來，三個人遇到一塊兒。八戒撫着耳朵道：「哎呀，我的耳朵打了一眼，這倒好了上轎不必扎耳朵眼了」。沙和尚道：「沒有見過這是什麼東西」。行者道：「我們先按下雲端，到地上看看再說」他們

落在一山峯上。行者一念咒，把土地爺拘了來，土地爺穿着一身破西服，頗像個乞丐。見了行者連忙行禮。行者道：「你這老兒，怎麼這樣打扮」？土地爺道：「大聖有所不知，我到任沒有多久，就被他們把我的家都毀了，袍子也扯了，我拾了他們一身西服穿上」。行者道：「你管多大地方，有多少人類」？土地爺道：「我那裏管的了？能夠有我安身之處，就是好事，這裏一遍都無人烟，我管的這塊地方，都是戰場，要沒人，一個沒有，一來就是幾十萬，不知什麼時候就到了。去年這裏打過一次，打得我鑽到地裏都不能安身，他們在地裏都挖通了，一連好幾百里，叫作馬其諾線，我們幾個土地跑到一塊兒唉聲嘆氣。誰也沒有辦法。」行者一聽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國地界」？土地爺道：「這是法蘭西」。行者道：「沒聽說有這個國呀」！「八戒道：「這兒離女兒國多遠」？土地爺道：「現在沒有女兒國了，聽說女兒國的人民，都私逃了，跑到外國入了外國籍，嫁個丈夫生兒養女去了」。八戒道：「這多麼可惜」！行者道：「你還是惦記着女兒國呢。獸子永遠不改脾氣。我問你，這裏離大唐國有多遠」？土地爺道：「遠着呢，遠着呢」。行者道：「那麼老孫去也。獸子，還是趕路」。他們三個駕起雲來，又往東走，八戒和沙和尚駕雲走得慢，若是孫行者，一個筋斗就到了。他們一邊走着一邊往下看。只見有一城池，燈光耀眼，好不熱鬧，行者道：「待我們下去看看，大概是大唐國了吧」。三個人按

下望端，八戒道：「且慢着地，地下都埋着地雷，登在上面，立刻響起來，把人炸得開花爛」。行者道：「那麼我先下去，你們先在這裏等我」。說着，他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鳥兒，飛落下去，他不敢落地，看見別的鳥有的落在電線上，他也落在電線上。他往下看了看，原來這邊時候跟別的國不一樣，剛才那國是黑夜裏，現在這裏都天亮了。看了房子，不大像大唐國，看衣服也不像，不過看模樣和聽他們的話，却知道是到了大唐國，他不由喜歡，他剛要回去叫八戒去，忽然一輛電車，從脚下經過，那大弓子磨擦着電線，到了腳底下忽起了一陣火花，行者就覺腳下起了一陣劇痛，好像被吸着似的，他嚇了一跳，使勁一飛，才飛起來，腳底下燒焦了兩塊，他飛到雲端，叫道：「獸子」！八戒等迎過來道：「師哥，你看是大唐國嗎」？行者道：「好厲害！是大唐國，他們都佈了天羅地網」。八戒驚訝道：「怎麼？那天羅地網什麼樣」？行者道：「他們支着許多鐵線，有車在底下過」！八戒聽了不由笑道：「那不是天羅地網，那是電車。你說的大概就是大唐國」。行者道：「我們怎樣下去呢」？八戒道：「咱們別這樣下去，我們都變成農人模樣，把兵器等都藏起來，我這兵器不要緊，耙子是耙地用的一樣。」沙和尚道：「我還是和尚吧，不用變了，這就是我的禪杖」。行者道：「我變個商人吧，這是我的扁擔」。三個人計劃好了。各自變了人的模樣找一個沒人的鄉間，落了下來，三個人一同往城裏

走，行者道：「咱們要回大唐國，一切要小心謹慎，不可造次，他們都改了樣兒，咱們也得隨着他們的樣兒，可別大驚小怪的，一來免得叫人笑話，二來省得露了馬脚。咱們暗暗的訪察，把一切都明白了，然後咱們再治理他們」。八戒道：「咱們進到城裏，幹什麼好」？行者道：「你先別忙，等到城裏，把情形看得熟了再說」。三個人說着，來到城門，便往裏走，警察見這三個人可疑，一個種地的，一個和尚，一個作買賣的，三個人跑到一塊兒，真叫不倫不類，並且樣子也不自然，這個警察對那個警察道：「你看這三個，真是八戒樣兒」。八戒一聽，嚇了一跳，低聲說道：「師哥，他們怎麼會看出我來？」行者道：「莫慌，誰叫你把耙子不收起來」。正說着，警察把他們叫住，說着：「檢查」，八戒要跑，行者拉住道：「不要緊，跑什麼」？警察過來混身一摸他們說道：「把你們的證兒掏出來」。行者道：「什麼證兒呀」？警察道：「這一說你們是沒有呀，你們是那兒來的」？行者道：「孫家莊」。警察道：「沒聽說過，你們到城裏幹麼」？行者道：「看一看」。警察道：「這三個人可疑，先押起來」。八戒拿起耙子要動手。行者道：「這是人家國法，不可造次，隨着他們走吧」。警察把他們帶到局子裏，鎖在看守所，八戒道：「你看，他們把咱們鎖在裏面，多麼糟心」。行者低聲道：「不要慌，到夜裏我把你們全放出來」。他們三個人看守所裏耐着，到了晚上，行者拔了一根毫毛，用口一吹

，變作自己的模樣，自己又一變，變作蒼蠅，飛了出來，找到看守的警察，又找了一根毫毛，變作蝨蟲，鑽到警察的鼻子裏，立刻蝨蟲打起呼嚕來。行者把鑰匙拿在手裏，把門開開，八戒沙和尚全放了出來，行者又把鑰匙，放在警察兜裏，三個人輕輕走出來：行者又把毫毛一收。警察醒了，一見屋裏鎖着的三個人不見蹤跡，門仍就鎖着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立刻喊叫起來道：「見鬼，見鬼！」行者三人早已來在街上。這時天已經黑了。行者道：「我們還得改模樣，不然他們全認識了我。」沙和尚道：「乾脆咱們都作和尚得了。作和尚黑天半夜的走，也沒人管，我們給人家作佛事去了。師哥說對不對？」行者道：「對。可是我們住在那裏？」沙和尚道：「我們先找個廟去住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吧，這倒不失本分。」說着，三個人全變成和尚，找到一大座廟，同方丈一說，說他們是雲遊和尚，在這裏住幾天，老方丈立刻給他們一間屋子，他們三個睡在裏面，行者那裏睡得着？他道：「師弟，明天咱們分開，各人到街上去察看，看看咱們應當作什麼，回來合計一下，比方說作買賣，咱們就開買賣，總不要露出馬腳來纔好。咱們看看現在大唐國都有什麼新奇玩藝兒。」八戒道：「明天若是買東西沒錢還不成？」孫行者道：「老孫有的是毫毛，拔一把就有萬兒八千的。」八戒笑道：「這要是老花錢老花錢，過些日子那還不成了乾皮猴兒了？哈哈！」行者道：「獸子胡說我不會把毫毛全收回來嗎？一根也

丟不了。」他們商量好了，各自睡去。第二天，他們起來，跟老和尚借幾張鈔票看看，老和尚也摸不清他們作什麼用，他們只說看看，老和尚給他們拿出一張萬元的，一張千元的，一張百元的，還有幾張金券關，給他們，他們回到屋裏，行者拔了許多毫毛，說道：「咱們全要萬元一張的。省我的毫毛。」說着，對着鈔票喝聲：「變！」那些毫毛果然全變成鈔票，和真的一模一樣。行者給他們分了，把原來的鈔票又給老和尚，老和尚不知他們是幹麼用。八戒道：「這鈔票給了別人真鎖在人家櫃裏還回的來呀？」行者道：「只要我一叫它們，它們就能回來，你不信把它們裝在兜裏。」八戒果然藏起來，行者只一叫，八戒一摸懷裏果然無影無蹤。八戒道：「我們花着錢的時候，你可別收回來呀！」沙和尚道：「二哥你不會出去先換了真的，師哥就收不回來了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對對，還是你明白。」行者遂又拔了些毫毛，變了鈔票給他，鈔票和真的相同，就是一樣不好，號碼子都是一個體兒，他們三個人走出來。立刻分散了，各走各的。這裏就是沙和尚老實，走在那裏，也不多說話，只是暗中考察，看着不大明白，他也不動，餓了就買着吃，有的是錢。他盡繞大街了，繞了一天，走了回來。合着他那兒也沒進去，什麼也沒有幹，什麼也沒有得着，他就知道現在的人，和大唐國的人，差不了多少，說話只是口音變些，還是那樣，打扮却會不一樣，彷彿沒有以前文雅似的。禮節也沒有了，作買賣的也

沒有古人那樣忠厚，最奇怪的越有學問的越窮越受欺侮，像什麼唱戲的，作買賣的，反倒闊得了不得，受人恭維。他直納悶，這簡直和古人大不一樣，優伶在古人地位是那麽低，現在是這麽高，一個師徒爲了小事而反目，也全那麽聳人聽聞。現在的事兒不怨得天宮都要震怒，簡直是反了麼，沙和尚帶着許多感慨回去了。八戒這一天，盡往女人羣裏跑，除了吃，就看女人，他在有女招待的飯鋪，泡了半天，把那鈔票都拿了出來，都給了女招待，他反正這樣想，這是猴子的毫毛，怕什麼，女招待一看他有那些錢，不由更加垂青，坐在八戒懷裏，八戒樂的直流含拉子，他想現在的女人比古時候的女人差多了，古時的女人那有這麼隨便抱過來抱過去的？聖人說：「食色性也。」八戒算是佔全了。出了飯館子，走了一趟大街。又餓了又跑進館子裏去，他這一天盡在飯館子裏泡了。結果行者和沙僧回去之後，他還沒有回去。這裏就是行者真忙，他這一天，始終沒有閑一會兒，他各處都要走走。各行各業都要打聽打聽，一會變個蒼蠅進到人屋裏去，一會兒變個鳥兒落在人家的房上。一會兒變個蟲兒跑到人家抽屜裏去看，有一回變蒼蠅飛在人家屋子裏去，教人家拿蒼蠅拍子打了一下，要不是行者的金身體，早被拍得稀爛。還有一次他變蒼蠅，落在人家的蒼蠅紙上，這一下把行者蘸住了，怎麼也摘不下腿來，他使勁一飛，把蒼蠅紙帶到半空中去了，嚇得老太太，半天說不上話來，他飛到半空，才好不容易把蒼

蠅紙弄下來，他這回可真不虛此行，回到廟裏一看，只有沙僧回去了，八戒還沒有回來呢。行者不由說道：「這個猓子，不知那裏去了，還不回來！」沙僧道：「師哥何不把毫毛收回，二哥亦就回來了。」行者一想對呀。於是大喝一聲，還不回身，等待何時？」把身體一幌，毫毛立刻全都回來了，八戒還在同女招待那裏膩，膩着膩着一摸兜裏，鈔票都沒有了，不由大吃一驚。心說：「這又是癩猴和老猪作怪，正玩得高興，他來這一手兒。」他只得站起來道：「明天見，明天我還來呢。」女招待連忙攔住道：「先生，你還沒給錢呢。」八戒道：「明天來，明天一塊兒給。」女招待道：「先生，我們這兒不賒賬。」八戒不聽那套。一勁兒往外闖，女招待如何攔得住，急忙嚷道：「這位先生還沒給錢呢。」夥計一聽，一齊上前把他攔住，八戒力大，只一推，把夥計們推的東倒西歪，他乘勢跑了出去，夥計們和掌櫃的在後邊追，一邊追一邊喊，八戒是越跑越快，一會兒便不見了。大家十分奇怪，有人看見說他跑進一條死胡同裏去了。大家便追了進去，可是進了胡同一看，依然毫無蹤跡。只有一條狗走了出來，出了胡同口，撒腿便跑，大家都納悶起來，這狗也不是什麼病。狗見沒有人追了，回了原形，這才知道是豬八戒變的。八戒回到廟裏，酒氣噴人，「行者道：「猓子，你又那裏去了，這晚才回來？還喝的這麼酒氣噴人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啊。我跑了一天的路，我想咱們幹什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

幹什麼好？」八戒道：「我們開飯館子，找女招待，又得吃又得喝。」行者道：「這馱子，大概你這一天沒到別處去，只吃了一天的飯。」八戒道：「師哥什麼時候把毫毛收去？叫老朱吃了好一通急。幸虧我變了一隻大黑狗，算是脫了難，不然非得挨頓板子不可。」行者和沙僧全笑了，行者道：「若不是收了毫毛，你還不回來呢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們兩個人都到那裏去了？」沙和尚道：「俺就在街上閑轉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麼你看我們作什麼好？」沙和尚道：「我們唱戲最好。現在大唐國都講唱猴戲。師哥若是唱，比他們都好得多，他們打一個觔斗才五尺，師哥若打一個觔斗，能夠打出戲園子去，多麼好呀？」行者道：「光唱這戲不成也得有唱旦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俺唱女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這八戒，還唱女的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哥不知道，現在的名旦，那一個不是俺八戒像兒呢，別看他們在台上打扮得那麼好看，在台下一樣難看死了。」沙和尚道：「二哥每次都是不願意變女人，這次怎麼要唱旦角戲呢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哥有所不知，現在唱旦角的都可以姘個五七個女人，你沒聽見有個打師傳的，姘了那麼些女人嗎？」行者道：「越發放肆起來了，總是離不開女人，以後再提，老孫的棒可不留情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敢了不敢了。」說着，搖着腦袋，兩個耳朵扇着。有一個耳朵扇着不大靈活了。因為透風，上面有個窟窿的緣故。他道：「明天得買了膏藥貼上。師哥得給我錢。」行者道：「有孔眼怕

什麼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有孔眼就透風，師哥的話聽不進耳朵裏去，隨着風竊跑了。」行者也笑了，沙和尚道：「師哥今天都到那裏！」行者道：「我全走到了，嚇，現在大唐國興的玩藝兒太多了，我都不明白，這裏一定有了妖怪，興妖作怪，造出許多法寶，我不敢動，非得慢慢知道這些法寶怎麼一回事，然後咱們再想法破他捉拿妖怪。」八戒道：「妖怪在那裏？」行者道：「妖怪一定也變成人的樣子；看不出來。以後咱們也別落出本相，若是教妖怪知道，把法寶祭起來。咱們就甘拜下風了。以後不准獸子再喝了，倘若那妖怪知道，我們可不管救你。」八戒嚇得慌道：「俺不喝了，俺不喝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大概妖怪已經知道咱們來了，上回不是有人看出你像八戒嗎？」沙和尚道：「那麼咱們以後怎麼辦呢？住在廟裏不好，妖精一定注意我們。」行者道：「咱們考學校吧。聽說學校裏有不少法寶，咱們若是進到學校裏去，可以把寶貝都學會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上學校就是念書不是？老朱可不願意念書。」沙和尚道：「二哥學校裏不光是念書，今天我看了好多，也打球玩，還有女學生，一塊兒念書。」八戒一聽女學生，不由又道：「好好，老朱去也。」三個人商量好了，便考了一個科學研究院報了名。三個人又變成學生模樣，考試的那天，他們三個人去考。孫行者拔了三根毫毛，變成三枝筆分給八戒和沙和尚。題目發下來，他們一看，一點兒也不懂。什麼Y×Z。二養化炭等等，簡直如丈二和尚